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青箱雜記 第七卷

謠讖之語，在《洪範》五行，謂之詩妖，言不從之罰，前世多有之，而近世亦有焉。昔徐溫子知訓在廣陵，作紅漆柄骨朵，選牙隊百餘人執以前導，謂之「朱蒜」。天祐末，廣陵人競服短褲，謂之「不及秋」。後□三年六月，知訓為朱瑾所殺焉，則「朱蒜不及秋」之應也。

李昇先為徐溫養子，冒徐姓，名知誥，為升州刺史。童謠曰：「東海鯉魚飛上天。」後竟即偽位。

李璟時，朝中大臣多蔬食，月為□齋。至明日，大官具晚膳始復常珍，謂之「半堂食」。其後周師至淮上，取濠、泗、揚、楚、泰五州，而璟又割獻滁、和、廬、舒、蘄、黃六州，果去唐國土疆之半，則「半堂食」之應也。

王衍在蜀，好私行，恐人識之，令民戴大帽，又令民戴危腦帽，狹小，俯首即墜。又衍朝永陵，自為尖巾，士民皆效之，皆服妖也。又每宴怡神亭，妓妾皆衣道衣，蓮花冠，酒酣，免冠，髻髻為樂，因夾臉連額，渥以朱粉，號曰「醉妝」。此與梁冀、孫壽事頗相類。後衍又與母同禱青城山，宮人畢從，皆衣雲霞畫衣。衍自制《甘州詞》，令宮人歌之，聞者悽愴。又衍造上清宮成，塑玄宗皇帝及唐諸帝像，衍躬自薦享。城中士女游觀闐咽，謂之「尋唐魂」，後國亡歸唐，至秦川驛遇害。

衍在蜀時，童謠曰：「我有一帖藥，其名為阿魏，賣與□八子。」其後衍兄宗弼果賣國歸唐，而宗弼乃王建養子，本姓魏氏，此其應也。

衍舅徐延瓊，造第新成，衍幸之。見其華麗，乃於廳壁大書一「孟」字，蓋蜀人謂孟為弱，以戲之也。其後孟知祥入蜀，館於其第，見之，歎曰：「此豈我之居乎！」遂據蜀而王，傳位至子昶，國除。

昶未亡時，蜀人質錢取息者，每將徙居，必榜其門曰「召主收贖」。蓋周世宗累欲收蜀而不果，至我太祖乃收之，此其應也。

廣南劉襲，初開國，營構宮室得石讖，有古篆□六，其文曰：「人人有一，山山值牛。免絲吞骨，蓋海承劉。」解者云：「人人有一，大人也。山山，出也。值牛者，襲建漢國，歲在丑也；免絲者，晟襲位，歲在卯也；吞骨者，滅諸弟也；越人以天水為趙為蓋海，指皇朝國姓也；承劉者，言受劉氏降也。」又乾和中童謠曰：「羊二四日天雨至。」解者以羊是未之神，是歲辛未二月四日，國亡；天雨，猶天水，斥國姓。又曰大寶末，有稻田自海中浮來，上魚藻門外，民聚觀之。布衣林楚材見而歎曰：「水魚湫湫兮。」當時好事或有記其語，洎王師至，潘美為部署，方悟為「潘」字。

光啟中，陳巖為福建觀察使，童謠曰：「潮水來，山巖沒；潮水去，矢口出。」其後王潮果代巖，而審知襲位，乃其應也。

時又有謠曰：「騎馬來，騎馬去。」蓋光啟丙午國亡之應也。

王審知治城，城有錢文，惡之，命鑿去，而其文愈明。又有謠曰：「風吹楊葉鼓山下，不得錢來兵不罷。」後福州軍校李仁福殺帥自立，而歸款於金陵，既而又叛李璟，璟攻之。仁福又求救於錢塘，比錢塘兵至，而江南圍解，獲其將楊匡業，乃其應也。

唐末劉建峰定長沙，遣馬殷領眾濬城濠，得石碣，有古篆□八，其文曰：「龍舉頭，猴掉尾。羊為兄，猴作弟。羊歸穴，猴離次。」解者以殷乾寧三年丙辰歲代立，乃龍舉頭也；至乾祐辛亥歲國亡，乃猴掉尾也；殷子希範以己未歲生，又以開運丁未歲薨，乃羊歸穴也；又子希崇壬申歲生，後為江南所俘，乃猴離次也。

又馬希振亦殷之子，清泰中卒，葬長沙之陶浦，掘得石碣，其文曰：「亂石之壤，絕世之岡。谷變庚戌，馬氏無王。」蓋馬氏諸王雄於周，廣順辛亥歲遷於江南，然其國之變，實在庚戌歲故也。

劉言世為馬氏宿將，節度朗州，號「劉咬牙」。及馬氏將亂，民間謠曰：「馬去也，不用鞭，咬牙過今年。」其後邊鏞入長沙，盡俘諸馬歸於金陵，而鏞亦為王逵所逐，言是歲亦為潘叔嗣所殺，皆其應也。

龐巨昭善星緯之學，唐末為容州刺史，惡劉隱殘虐，乃歸長沙。或問湖南與淮南國祚短長，巨昭曰：「吾入境來，聞童謠曰：『三羊五馬，馬自離群，羊子無舍。』自今以後，馬氏當五主，楊氏當三主。」後皆如其言。

唐末，宋丹陽民常戲語曰：「待錢來，待錢來。」及後錢鏐授鎮海軍節度、浙江西道觀察處置使、潤州刺史，遂據有錢塘，乃其應也。

徐鉉父延休博物多學，嘗事徐溫，為義興縣令。縣有後漢太尉許馱廟，廟碑即許劭記，歲久字多磨滅。至開元中，許氏諸孫重刻之，碑陰有八字云：「談馬礪畢王田數七。」時人不能曉，延休一見，為解之曰：「談馬即言午，言午許字。礪畢必石卑，石卑碑字。王田乃千里，千里重字。數七是六一，六一立字。」此亦楊修辨蠶白之比也。

詩以言志，言以知物，信不誣矣。江南李觀，通經術，有文章，應大科，召試第一。嘗作詩曰：「人言日落是天涯，望極天涯不見家。堪恨碧山相掩映，碧山還被暮雲遮。」識者曰：「觀此詩意，有重重障礙，李君恐時命不偶。」後竟如其言。又陳文惠公未達時，嘗作詩曰：「千里好山雲乍斂，一樓明月雨初晴。」觀此詩意，與李君異矣。然則文惠致位宰相，壽餘八□，不亦宜乎！

宋莒公庠知許州，開西湖，作詩曰：「鑿開魚鳥忘情地，展盡江湖極目天。」識者觀詩意，則知公位極一品矣。孟郊《下第》詩曰：「棄置復棄置，情如刀劍傷。」又《再下第》詩曰：「兩度長安陌，空將淚見花。」其《後及第》詩曰：「昔日齷齪不足嗟，今朝曠蕩思無涯。青春得意馬蹄疾，一日看盡長安花。」大凡進取得失，蓋亦常事，而郊器宇不宏，偶一下第，則其情隕獲，如傷刀劍，以至下淚。既後登科，則其中充溢，若無所容，一日之間，花即看盡，何其速也？後郊授溧陽尉，竟死焉。

丞相劉公沆，廬陵人，少以氣義自許，嘗詠《牡丹》詩云：「三月內方有，百花中更無。」《述懷》詩云：「虎生三日便窺

牛，獵犬寧能掉尾求。若不去登黃閣貴，便須來伴赤松遊。奴顏婢舌誠堪恥，羊狠狼貪自合羞。三尺太阿星斗煥，何時去取魏齊頭？」皇祐初，公出領豫章，轉運使潘夙素有詩名，乃以《小孤山四□字》示公，公即席和呈，文不加點，詩曰：「擎天有八柱，一柱此焉存。石聳千尋勢，波留四面痕。江湖中作鎮，風浪裡蟠根。平地安然者，饒他五嶽尊。」覽者皆知公有宰相器矣。未幾參大政，遂正鼎席。

寇萊公少時作詩曰：「去海止□里，過山應萬重。」及貶至雷州，吏呈州圖，問：「州去海幾里？」對曰：「□里。」則南遷之禍，前詩已預識也。

乖崖張公詠，晚年典淮陽郡，遊趙氏西園，作詩曰：「方信承平無一事，淮陽閒殺老尚書。」後一年捐館，亦詩識也。

蘇緘，字宣甫，性忠義，喜功名。皇祐中，以秘書丞知英州，值儂賊作亂，他州皆不能守，獨緘捍御有功，恩換閣職，尋坐事，貶房州司馬。嘉祐中，復官，權知越州諸暨縣。余與之同僚，常贈緘詩曰：「燕領將軍欲白頭，昔年忠勇動南州。心如鐵石老不挫，功在桑榆晚可收。」後□有八年，緘知邕管，交趾叛，攻城，力戰陷歿。朝廷憫之，贈奉國軍節度使，賜諡忠勇。則所謂忠勇之諡，已先於余詩識之矣。

本朝翰林蘇公紳，嘗題潤州金山寺一聯云：「僧依玉鑿光中住，人踏金鼈背上行。」時公方舉大科，識者以「人踏金鼈背上行」，乃禁入玉堂之兆，已而果然，公位止於內相，豈亦詩之識耶？

王丞相隨刻意於詩，以謂詩皆言志，不可容易而作。嘗有應制科人成銳，集詩三篇，國子博士侯君以獻於隨，隨覽之，乃親筆尺牘答侯君，其略曰：「隨拜啟：伏承賢良成秀才見訪不及，裁制三冊，文華宏逸，學術該瞻，然覽《野菊》詩云『彩檻應無分，春風不借恩』，又野花詩云『馨香雖有豔，栽植未逢人』，實皆綺靡之辭，未協榮登之兆。復閱《別隨州裴員外嘉》句云『憑高看漸遠，更上最高樓』，諒惟再舉，合踐高科。」其好品藻如此。銳許州臨穎人，後以獻邊事得官，竟坐擯斥，餒死於京師。

白居易賦性曠達，其詩曰：「無事日月長，不羈天地闊。」此曠達者之詞也。孟郊賦性褊隘，其詩曰：「出門即有礙，誰謂天地寬？」此褊隘者之詞也。然則天地又何嘗礙郊，孟郊自礙耳。王文康公賦性質實重厚，作詩曰：「棗花至小能成實，桑葉惟柔解吐絲。堪笑牡丹如斗大，不成一事只空枝。」此亦質實重厚之詞也。

檢正官張諤家，起亭，名允中，蓋取《易》「允升」義。後諤遷太子中允停官，或者解曰：「允中亭者，官至中允而後必停也。」

太子中書舍人陳有方知蘄水縣，臨水創亭，名「必觀」，蓋取荀況「君子必觀於水」之義。或者解曰：「必觀亭者，必停官也。」後有方竟以罪免官而去。